

阿拉小辰光个暑假

文 / 赵纪蓉

老里八早

阿拉小辰光最欢喜放暑假了，因为伊个辰光每个礼拜只有休息一天，暑假倒是和现在一样，有长长个两个月，暑假作业也不多，一本薄薄个《暑期生活》，最后两页还有答案，顶多语文老师再布置两篇作文，随便写写就好了，剩下来个日脚就是白相啦，伊个辰光既勿流行假期补课，也呒没各种“社会实践”，但感觉每天过得相当充实，简单又快乐。暑假里因为天热，白天阿拉欢喜让隔壁邻居小朋友到屋里来白相，一起玩“角色扮演”游戏。例如把凳子排成一竖条就可以充当“开汽车”游戏个布景，把平时攒个公交车票用木头个晾衣夹子夹起来充当游戏道具，然后有人扮演卖票员，有人扮演乘客，还有人扮演司机。通常女孩子欢喜当卖票员，男孩子欢喜当司机，大家最勿愿意当个是乘客，因为呒没啥事体做。

沪语编讲

月，辣辣上海闲话里读作“办”。既可以作名词，也可以作量词。“月”作名词时，表示劈成片个竹木片，如柴月、竹月。《康熙字典》转引注释为：“判木。从半木。左半为月，右半为片”。过去，上海一些弄堂口或小巷内经常会有流动馄饨摊，通常以扁担或手推车摆卖，摊贩于深夜用木柴烧火并打着竹板叫卖，所以被称为“柴月馄饨”，在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十分常见。月也用来称呼呈片状物体。大可以指区域：上海郊县有把东面或

茄山河

说起上海个玉佛寺、龙华寺、静安寺，几乎无人不晓，而知道法藏讲寺个人恐怕就不多了。其实，法藏讲寺曾经与玉佛寺、龙华寺、静安寺一起被称为“上海四大丛林”呢。我较早就知道法藏讲寺，是因为它曾被一家工厂占据。那家厂叫做“上海人民无线电厂”，生产星火牌电视机。很多上海人家个第一台黑白电视机也许就是星火牌 JDS3 或 JDS4 呢。1982 年，它被并入我服务过个上海无线电十八厂，成为了二分厂，也叫九车间，生产当年名气更大个飞跃牌电视机。我在上无十八厂干了五年，从车间流水线干到质检科，再到厂办公室、企业管理办公室、总会计师室。1983 年，我被厂部派到九车间进行物流管理培训和考核，于是，我在那座旧庙里呆了有个把礼拜。或许是因为我来自“上级部门”，与车间主任见面后，他就带我四处转了转。当时就觉得这厂房特别奇怪，忽然有几级台阶，迎头又是一根大圆柱子，还用了很多厚纸板把窗户封成隔墙，破损处看得到花格窗棂。中间一间特别大，又被分割成好几个区域。而且光线特别暗，白天车间

有辰光阿拉还会把床罩搭在一排凳子上，就像帐篷一样，钻进钻出，就可以白相打仗游戏或从林探险游戏了。虽然除了这些家居用品，阿拉呒没啥特别个玩具，但是每趟主题确定以后，凭着脑子里个想象，大家嘴巴里发出滴滴滴、砰砰砰个叫声，照样开开心心白相得满头大汗，直到那些小朋友个家长来叫伊拉回去吃饭才会结束。现在个小朋友习惯空旷房，适意是适意了，但是寒气太结棍，阿拉小辰光热天也是蛮热个，阿拉个降温办法是一天要用湿拖把拖两趟地板，靠水分蒸发带走热量，达到降温目的，效果蛮好，也锻炼了身体。伊个辰光电视机里个节目勿好回看，也呒没网络，要看五点半个动画片一定要算好辰光，有辰光实在来不及了，就辣辣隔壁邻居门口看一眼，看好再回去。伊个辰光，到了热天，每家人家个大门是敞开个，好像也呒没人觉得勿安全。最近电影《侏罗纪世界 2》交关多个人伙去看了，伊个辰光有部日本个连续剧《恐

龙特级克赛号》，虽然特技粗糙，情节老套，永远是地球受到外星人攻击，然后打打杀杀拯救世界，但是阿拉总归会准时收看，坐得比上课还端正。到了六点钟，中央电视台个《米老鼠与唐老鸭》开播了，每趟唐老鸭一出场拉开幕布，阿拉就会压低嗓门和他一起喊——“演出开始了”，但因为迭个动画片里人物个运动速度和画面切换侪相当快，所以我一直觉得越看越热，不太适合热天看。现在个小朋友一放暑假有交关多个夏令营参加，阿拉小辰光呒没掰种商业夏令营，我参加过区三好学生个夏令营，勿需要交钞票，只要交一点全国粮票就可以了。记忆中，掰是我人生第一趟出远门，心情相当激动，从上海乘船到普陀山，一路浪向空气里侪是海风个味道，直到现在，每趟去海边休假，闻到海风个味道，我侪会想起迭次出行，轻舞飞扬，且歌且行……

片字翻转是个“月”

文 / 叶世荪

西面整个区域称作“东半月”或“西半月”。小可以指瓦片等；在上海话里，瓦片就叫做“瓦月”。此外，上海人还习惯把头颅叫做“头月”，把头顶皮肤叫做“头月皮”。俗语“头月皮撬”就是指某人不服气个态度；俗语“头月皮发痒”就是指某人十分讨厌，让别人想要打他。月还可以指破损成片状的东西。如碗月、缸月、拖鞋月（形容穿鞋不拢起鞋跟），拖一月挂一月（形容衣着破烂）等。“月”作量词时主要有两种用

法。第一种用法相当于普通话中个片或块，例如：一月田、一月天。清代小说《九尾狐》上说：“两月面颊骨浪搭仔几化胭脂，红得呒淘成”。其中“面颊骨”就是指两侧脸颊。第二种用法相当于普通话里个“家”，例如：一月商店、一月工厂。在《拍案惊奇》中有描写“在门前开小小一月杂货店铺”。在晚清章回小说《活地狱》里描写刘老大被差役拉着，“一路说，一路走，看见一月小饭店，门口幌子被风吹得摇摇摆摆”。

沪上寺庙杂谈

文 / 畸笔叟

“下海”就是指下海庙。回到曾与法藏讲寺齐名个龙华寺、静安寺和玉佛寺。其实安远路上个玉佛寺始建于1918年，即便原先江湾镇上那座被毁玉佛寺，也仅一百多年历史，始建于1882年。而龙华寺和静安寺则要早得多。据记载，两寺均建于吴赤乌十年（公元247年）。坊间有种说法，静安寺曾是龙华寺后寺，两者间有一条林间小路相通。从史料看，当年一个来自康竺国名叫“会”个僧人征得了当时吴国国王孙权个同意，建起了这两座寺。静安寺初名沪淩重玄寺，唐代更名为永泰禅院，北宋年间（公元1008年）始名静安寺。静安寺门前原来有泉，人称“天下第六泉”。我小时候还看到过泉眼个石围栏以及高耸个华表，但已看不到泉水。当时觉得很稀奇，怎么天安门前个东东，我家附近也有一个呢。后来南京西路拓宽，石围栏被拆除。在上海市中心还有一处旧庙——虹庙，位置就在南京路步行街近福建路口处，在一条名叫“石潭弄”个狭窄弄堂里。在上海开埠之初，虹庙名气很响，后来渐渐没落。现在，虹庙里经常有画展，虽然步行街上人很多，但却很少有人进虹庙去看看。



黄梅天也是好日脚

图文 / 沈一珠

闲话闲画

交关人勿欢喜黄梅天，嫌比伊湿嗒嗒，黏滋滋，又因为气压低，人邪气郁斯。所以有人想要像候鸟一样过日子：天热朝北走，天冷去南方；此地落雨，阿拉就逃去阳光明媚个地方。不过，现实中呒没几个人可以真正做到来去自由，无牵无挂。掰末，就随遇而安好咪。宋代诗人赵师秀《约客》里写：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。有约不来过夜半，闲敲棋子落灯花。对呀，家家人家屋头顶浪飢辣落雨，老天爷也勿会独独欺负某一家。虽然人人伙淋辣雨里向了，不过，池塘水满，青蛙倒是开心了，叫声就特别闹猛。依觉着无聊，可以约

个朋友一道听听蛙声，赏赏雨景。朋友搭架子勿来，就自家搭自家着着棋咯，呒没啥勿可以。对于怕因为落雨淋湿头发、裤子溅到泥浆个人来讲，正好有理由勿出门，难得清静。要么，依还可以乘地铁到朱家角去走走，17号线下来，码头浪个小船直接送依到古镇，小船、石桥，假使呒没小雨飘飘，反而少脱一眼味道。依不妨试试看，走吃力了，寻一只屋檐头，立一歇，手一伸，撩得着雨，穹穹穹，邪气适意；再转身走进一家小饭店，叫一碟嫩菱炒毛豆，一盆干煎川条鱼，一锅子扁尖冬瓜汤，一碗青浦蛙稻米白饭，迭个辰光依就会觉着，就算是黄梅天，也一样是好日脚。

周建国沪谚熟语印

吃得开：受赏识；受欢迎；做起事来有人支持，很顺利。



吃得开

邪气结棍：指十分厉害；非常杰出；身强力壮；也有非常严重、非常激烈的意思。



邪气结棍

想念家宴个味道

文 / 管贇

如今生活条件改善，平日三五知己到“外头”坐坐，吃顿午餐喝个下午茶已成常态。在家烧“家宴”和被请吃“家宴”越来越少了。不过，我还是更怀念小辰光个家宴。伊个辰光，辣辣自家屋里摆只圆台面，烧几家常菜，就可以体面请客了。至于上桌菜品，首选“白斩鸡”。从菜场买一只嫩鸡，放到开水里煮个十几分钟，取出浸入一锅冷水，鸡皮就会变得又嫩又脆，再在鸡皮上抹一层香油，油光锃亮，香气扑鼻。鸡身整齐切好摆入盘中，切下来个鸡头、鸡脚等边角料则可以放入鸡汤，小火慢炖，临上桌前加入黑木耳、白菜、粉丝，煮开就能上桌了。有了鸡还要有鱼。清蒸或红烧阿拉上海人全拿手，可要买到一整条鱼在当时绝非易事。好在上海人聪明，一条鱼可以分成几段，不同部位做成不同菜式，例如清蒸肚档、红烧划水、头尾汤等。讲道掰搭，就不能不提深受上海人欢迎个“熏鱼”，做法是把鱼肉切块吹干后油炸，再浸入酱料。这里配制酱料非常重要，

无锡口味偏甜、四川口味偏辣、宁波口味偏咸……“红烧肉”也是请客必上菜品，要知道那时有肉吃可是一件幸福事。“红烧肉”个做法和佐料配方同样多种多样：有人用冰糖代替砂糖；还有先放油煸一下进行“走油”……聪明个煮妇会在下面铺上一层百叶结，吸了肉汁个百叶味道不亚于红烧肉。此外，一些家乡菜也是很受欢迎个。我家是苏州人，每年仲夏，老家就有人乘火车送来新鲜个“鸡头米”，妈妈会分成几份，用塑料袋扎紧后速冻，只在家宴上才能尝到，虾仁、玉米粒、青豆、鸡头米放在一起热炒，好看又美味。到了今朝，小辰光个生活留辣辣记忆里，小辰光个家宴印辣辣脑海里。我想念那些普普通通个家宴，更想念制作这些家宴个亲人。